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乾隆下江南 第五十一回 杭州城正法污吏 嘉興府巧遇英雄

聖天子叫小二，將房錢算明，預備給他銀兩，搬到徐壁元家居住。當下店主人算明房錢，就由日清給付，一同與徐壁元出了店門，信步而去。約有一里遠近，已到門首，只見小小門牆，起居不大，壁元先進去招呼，復行出來迎接，聖天子到了裡面，見是朝南兩進住宅，旁邊一道腰門，過去是兩間書室，內裡陳設頗覺雅潔，壁上名人字畫亦復可觀。聖天子坐下，當有小童獻茶已畢，聖天子問道：「老兄既通書史，何不立志讀書，作此狎邪之游，有何意趣？」壁元道：「先生之言，何嘗不是，乃小生自得一矜，屢戰不第，又因家道貧苦，不得不謀食四方，所以那用功兩字，無暇及此。去歲由他省歸來，偶與朋友會，遇此名妹，一見傾心，令人難捨，不料多情卻是無情，惹出這番禍來，思之再四，也是羞慚。」聖天子見他言語不俗，心下想道：「他口才例如此靈捷，但不知腹中如何？若能內外兼美，這也是有用之材，且試他一試如何，再作道理。」想罷向壁元道：「老兄如此說來，雖是一時拋荒，那從前佳作，諒皆錦繡，老夫雖不彈此調，然眼界還不致大訛，何妨略示一觀，借叨雅教。」壁元見他是個作家，本來自己手筆甚好，此時又承他周全，豈能拂意？說道：「小生俗語方言，不足為大雅一曬，既蒙指示，只好遵命現醜。」說著，將平日所做的詩詞歌賦全行取出。聖天子展開一看，真是氣似游龍，筆如飛鳳。看過一遍，稱贊不已，說道：「老兄有如此才華，因於下位，可惜，可惜！但不知歷來主試者，有一二人賞識否？」壁元道：「上年歲試，郭大宗師曾擬選拔，未及會考，宗師病故，以後又為捷足者先得。」聖天子聽說，贊歎交集，說道：「老兄終年遊學，無可上進，何不取道入都，借圖進步？」壁元歎了一口氣道：「一言難盡，小生先父也曾供職在京，只因清正持躬，一貧如洗，及至臨終之日，勉強棺殮。家中現有老母，小生若再遠離，來往川資，既無此巨款，且家母無人侍奉，所以想將李詠紅娶回，一來內顧有人，二來小生可以長途遠去。不料事又如此，豈非命不如人麼？」

天子見他如此說法，倒也是實情，乃道：「你不必為此多慮，老夫與龔溫如既是同年，他將李詠紅接去，定有好音，老夫明日即須趕往他處。我有兩封書信，你明日可取一封，先到撫轅投遞，自然詠紅歸來。另一封可速往京都，到軍機陳宏謀處交遞，信中已歷歷說明著他位置，我乃是他門生，見了此信，斷無沒位置之理，如問某何日回京，即說不日就回，到撫轅裡面，也是如此說法。」徐壁元一一答應，此時日清已由客店回來，三人談論了一回，已是三更時分。徐壁元的母親，聽見外面有客，已著小童送出一壺酒，並八個下酒的菜碟，當下三人飲了一會，各自安歇。

次日一早，聖天子就在書房內下了兩道旨意寫好。卻巧壁元已由裡面出來，見天子與日清早經起身，趕著叫人送出點心，讓他二人吃畢。天子就將兩封信交與壁元道：「老兄等我們走後就去，定有佳音，如果到京，再在陳宏謀府中相見是了。」說著與周日清兩人告辭，向嘉興而去。

這裡壁元等他走後，也未將書信拆開觀看，諒非謊話，就與人借了衣冠，一直來到撫轅，先在門上說道：「昨日來的那位高老爺，有書信在此，囑我面呈大人，望即代回一聲。」門上見他說是高老爺那裡來的，哪敢怠慢，隨即去回明龔溫如。

撫臺一聽，連忙大開中門，升炮迎接。門丁也不知何人，如此尊貴，因是本官吩咐，只得報呼出來，對壁元說道：「大人有請！」只聽三聲炮響，暖閣大開，龔溫如早已著了公服，迎下階來。壁元此時實在詫異，道：「我不過一個生員，何以撫臺如此恭敬，就是看高大人之面，也不致如此。」只得上去彼此行禮，分賓主坐下。龔溫如隨即叫人緊閉宅門，所有家人一概退出。壁元格外不解，也只得聽他擺佈。龔溫如見人盡退，便向壁元問道：「天使有何聖命？可先說明，好備香案。」

壁元見問，詫異道：「生員並非天使，只因高老爺昨日之事，投入轅門後，即在生員家中居住一宵，說與大人是同年至友，今早因匆匆欲赴江南，未能前來告辭，茲有親筆書信一封，囑生員來轅投遞，如此而已。」龔溫如道：「老兄有所不知，昨日並非高某，乃是當今天子，遊歷江南，來此觀西湖景致。昨日老夫方見，聖駕既有意旨，請天使稍坐，著人擺香案開讀。」說著喊進兩人，招呼速赴大堂擺設香案，恭接聖旨。那些家人個個驚疑不定，只得忙忙的傳齊職事，擺設已畢，進來請徐壁元就讀。龔溫如出了大堂，當面站定，行了三跪九叩禮，然後跪在下面，請天使開讀。徐壁元只得將聖天子與龔溫如的信恭讀一遍，讀畢，將這旨意當中供奉。龔溫如起來，又將徐壁元請入後堂，設酒款待，問他何日前來領人。

徐壁元此時知是天子的恩旨，也就望闕謝恩，向龔溫如道：「生員不知是天子，故而草草前來，此時既知聖命，也不敢過於草率，只好擇吉前來親領。」二人散席之後，徐壁元告辭出來。龔溫如立即傳了藩司，將錢塘縣革職撤任，委員處理。然後傳了仁和縣帶同轅門親兵，將胡用威父子捉來正法，所有家產，抄沒入官。隔了數日，徐壁元動用了銜牌職事，花轎鼓樂，到撫轅將李詠紅娶回，然後擇日進京不提。

且說天子與周日清別了徐壁元，聽說嘉興府屬，人物繁華，地方秀雅，就同周日清取道而行。不日已到境內，進入府城，只見六街三市，鋪面林立，雖不比杭州熱鬧，卻與松江相仿。當日在府衙前，東街上擇了萬安公寓客店住下。小二招呼已畢，揀了單房，打開行李問道：「客官是在家吃飯，還是每日假館？」日清道：「你且講來，吃飯怎樣？不吃飯的又怎樣？」小二道：「我們店例，不吃飯，單住房，每日房價大錢四百，吃飯在內，卻是加倍。」聖天子聽說，道：「哪裡能一定，你每日就照在家吃飯預備便了，將來一起算錢，但是房屋吃飯皆要潔淨。」

小二聽說，知道是個闊手，連聲答應，出去打險水、送茶，諸事已畢，掌上燈來。天子道：「此時天晚，也不能出去，你且暖兩壺酒來，照尋常菜外，另有什麼，多擺些進來，一總給錢與你。」小二格外歡喜，忙道：「我們小店自製的嘉興肉，美味投口，老爺們要吃，就切一盤來下酒。」日清道：「好極，我們在外路，久聽說此地有這件美肴，非是你提起，倒忘卻了。」說著，小二走了出去，切了一盤肉進來。兩人飲酒大吃，實是別有風味，吃了一會，還未收去，忽聽叮噹一聲響，接著有人罵道：「老子在你們店中暫住，也不是不給房飯錢，為什麼人家後來的要酒要菜，滿口答應，老子要嘉興肉，就回沒有，這是何故？究竟有也沒有？再不送來，老子就要連傢伙搗毀。」只聽店家道：「你雖是付錢，也該講個情理，我們這嘉興肉，雖賣與客人，不過是應門面，才來的這位客人，因他是初到此地，不能不給他一盤。你每日每頓要這嘉興肉，哪裡有這許多？你不願住在此處，嘉興這麼大的地方，客寓並非只我一家，盡管搬到別處住，也沒有人硬拖住，你這樣發脾氣來嚇誰？」

那人被掌櫃的這一頓搶白，哪裡耐得下，接著衝了出來，揪著掌櫃就是兩拳，罵道：「你這死雜種，先前同我說明緣故，老子也是吃飯的，難道不講理？為什麼來的時節，你就說：『我家房屋潔淨，要什麼有什麼！』你既說得出這句話，就不應將我作耍，方才我要就沒有了，果真沒有也罷，為何奉承別人，獨來欺我？我說兩句，還道我發脾氣，你難道開的黑店麼，我就打你一頓，看你伸冤去。」說著又是幾拳打下，那個掌櫃的先還辯嘴，後來被打不過，只得亂喊救命。

天子聽得清楚，知道為飲食所致，趕忙與日清出來觀看，見那人四□歲上下，長大身材，大鼻闊口，兩度高眉，一雙秀鬚，身穿湖縐短衫，長襠馬褲，薄底快靴。那種氣象，甚是光彩，不是下等人樣子。忙上前攔道：「老兄尊姓，何必與小人動怒？有話但需說明，拳腳之下，不分輕重，設若打出事來，出門的人反有耽誤，請老哥撒手。招呼他陪你不是便了。」那人見天子如此說，也就鬆手，說道：「不是在下好動手腳，實是氣他不下，方才所說，諸公諒該聽見，可是欺人不是。」說著鬆下手來。日清就上前答話，問他姓名，不知此人說什麼話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